竹窻三筆目錄

殺生人世大惡　晝夜彌陀十萬聲
己事辦方可爲人　自他二利
殺生非人所爲　祀天牛
伏羲氏網罟　浴水
僧宜節儉　僧拜父母
年少閉關　八旬行脚
講宗　教人參禪
肇論　華嚴論疏
評議先賢　遊名山不願西方

非理募化　妄拈古德機緣 一二
直言　心迹
僧務外學　僧務雜術 一二
周椰翁　沸湯施食
肉刑　心意識
制心　禪宗淨土遲速
六祖壇經　居山
佛性　僧畜僮僕
文文山　出家四料簡
時光不可空過 一二　蔬食上賓

李卓吾 一二
中庸性道教義
趙清獻
經債
淨土壽終
龍舒往生
直受菩薩戒
刑戒
不願西方 一二
平侍者
四果
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 一二
五條衣
禪門口訣 一二
念佛不見悟人
爲僧宜孝父母
雷霆
眞友
學貴專精

傳燈
劉公眞菩薩人
續原教論
三賢女
施食師
講法師
一蹉百蹉
禁屠
畜魚鶴
今日方閑
入胎
護法
儒者闢佛
居士搭衣
宿命
龍眼
燒煉
南嶽誓願文
天台傳佛心印
水陸儀文

師友　朝海
蔑視西方　頌古拈古 一二
續入藏諸賢著述　南嶽天台自言
道譏釋 一二　出家利益
世俗許願　出世間大孝
僞造父母恩重經　修行不在出家
不朽計　人不宜食衆生肉
三難淨土　念豈佛
眞誥　現報 一二
念佛惟務一心　修福

勘試　六羣僧
檢藏鍊磨　世夢
性相　大鑑大通 一二
齋僧錢作僧堂　楞嚴圓通
天說 一二三　趙定宇作閻王
弟子爲師服　百丈清規
剛鬣報　天說餘

竹窻三筆

後學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殺生人世大惡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應之者曰劫盜也忤逆也教唆也予曰是則然更有大焉大莫大於殺生也或曰宰殺充庖日用常事何得名惡而況最大噫劫盜雖惡意在得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之命而殺生則剖腹刳心肝腦鼎鑊矣忤逆者或棄不奉養慢不恭敬未必爲阿闍楊廣之舉況闍廣所害一世父母而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

老所殺無算則害及多生父母矣教唆者惡積名彰多遭察訪漏網者稀彼殺生者誰得而詰之則搆訟之害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

晝夜彌陀十萬聲

世傳永明大師晝夜念彌陀十萬予嘗試之自今初日分至明初日分足十二時百刻正得十萬而所念止是四字名號若六字則不及滿數矣睡眠語言皆無間斷少間則不及滿數矣睡眠語言皆悉斷絕少縱則不及滿數矣而忙急迫促如趕路人無暇細心

切念細念則不及滿數矣故知十萬云者大槩極言須臾不離之意而不必定限十萬之數也吾恐信心念佛者或執之成病因舉吾所自試者以告或曰此大師禪定中事也則非吾所知矣

已事辦方可為人

古人大徹大悟叅學事畢且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惜口頭生醭龍天推出方乃為人故辭法席者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予出家時篤奉此語佩之胸襟後以病入山久久不覺漸成叢林然至今不敢目所居為方丈不敢開大口妄論宗乘蓋與衆同修非

領衆行道也忝一日之長互相激勸而已諸仁者以友道待我而責善焉幸甚

自他二利

古云未能自利先能利人者菩薩發心斯言甘露也不善用之則翻成毒藥試反己而思之我是菩薩否況云發心非實已能也獨不聞自覺已圓復行覺他者如來應世乎或謂必待已圓而後利他則利他終無時矣然自疾不能救而能救他人無有是處是故當發菩薩廣大之心而復確守如來真切之訓不然以盲引盲欲自附於菩薩而人已雙失謂之何哉

殺生非人所爲

虎豹之食羣獸也。鷹鸇之食羣鳥也。鱧獺鶖鷺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衆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鸇鱧獺鶖鷺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釣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爲人乎。既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祀天牛

燔牛祀天世傳事始於上古而歷代因之雖以梁武帝之奉佛然麵爲犧牲獨行於太廟而不行於南郊史稱正月上辛以特牛祀於天皇大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在焉安所稱爲用麵乎不知其說也昔沛公以太牢祀孔子予嘗謂一太牢何足以報聖師之恩則其不足以報上帝之恩亦明矣而自古及今爲有國之大典孰從而止之悲矣哉牛乎何其業之深且長也一至是乎

伏羲氏網罟

槐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

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隱在中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炎帝始爲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而網罟將奚爲予乃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强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浴水

京畿老辨融師嘗言沐浴水澄之可以漬米炊飯或曰戲言也或曰有激之言也予以爲不然蓋實語耳

予昔附糧船至丹陽連艘十餘里首尾相踵而河狹水淺浣衣者恒於斯濯足者恒於斯大小便利者恒於斯穢且甚矣然用之以煎煮炊爨者亦恒於斯非大富貴人罕有登崖覓井汲泉者河水浴水奚別焉耿恭被圍絶水絞馬糞汁而飲之而口外有炒米店四十里候天雨爲飲穿井數十丈不得水嗟乎餓鬼之鄉積劫不聞水名爲僧者今處淸溪流泉之所茶湯灌浣事事如意更復一月八浴猶以爲少一月十五浴猶以爲少何不知慚愧乃至於是

僧宜節儉

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位登樞要而粗衣菲食無玩好器物其筆亦用殘禿者胡克仁居官茹蔬終身眠一紙帳彼乃現宰官身行比丘行況身是比丘者乎佛制頭陀比丘行乞為食糞掃為衣塚間樹下為宿今處於衆中檀越送供衣足矣食足矣安居於蘭若矣更求佳麗可乎一鉢四綴一緉鞋三十年古德之高風未墜也吾為是慚愧自責而併以告夫同侶

僧拜父母

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而王法有僧道拜父母之

律或問依佛制則王法有違遵王法則佛制不順當如之何予謂此無難可以並行而不悖者也爲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爲父母者當其拜或引避或答禮曰此佛之弟子也非吾子也寧不兩盡其道乎

年少閉關

閉關之說古未有也後世乃有之所以養道非所以造道也且夫已發菩提大心者猶尚航海梯山冒風霜於百郡不契隨他一語者方且挑包頂笠蹈雲水於千山八旬行脚老更驅馳九上三登不厭勤苦爾

何人斯安坐一室人來叅我我弗求人耶昔高峯坐死關於張公洞依巖架屋懸處虛空如鳥在巢人罕覯之者然大悟以後事耳如其圖安逸而緘封自便則斷乎不可

八旬行脚

古有頌云趙州八十猶行脚秖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脚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為證噫幸自反觀已歸家否無一事否有如尚滯半途匆匆多事則何但八旬直饒百歲千歲

乃至萬歲正好多買草鞋遍歷天涯未許駐足在。

講宗

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之耳故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曰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今講者翻成套子話矣西來意不明正坐此耳。

教人參禪

參禪人之悞教參禪者悞之也或問教人參禪是欲起直指之道於殘燈將燼之日曷言乎悞之也予曰

道雖人人本具。而亦人人所難。苟非利根上智。卒莫邊岸。奈何槩以施之。譬如募士者。得孱孱懦怯。僅可執旗司鼓。而授之以朱亥之鎚。雲長之刀。典韋之戟。其不振掉而顛蹶者幾希矣。安望其有斬將擒酋。攻城破壘之功乎。其或自亦纔離上大人丘乙己。而敎人以制科文字。亦舛矣。或問於予何如。答曰。老僧正讀上大人未熟在。

肇論

空印駁肇公物不遷論。予昔爲之解。今復思之。空印胡由而爲此駁。其由有二。一者不察來意。二者太執

常法。不察來意者。若人問物何故不遷。則應答云以性空故。今彼以昔物不至。今爲物遷。而漫然折以性空。性空雖是聖語。然施於此。則儱統之談。非對機破的之論也。得無似作文者。辭句雖佳。而不切於本題者乎。太執常法者。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此常法也。又問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在常法必答以隨妄而行是生死業矣。今乃即以求大涅槃爲生死業。與肇公即以物不至今爲不遷意正同也。故無以駁爲也。又空印謂圭峯不當以達磨直指之禪爲六度之一。圭峯何處有

此語。其所著禪源詮云。達磨未到。諸家所解。皆是四禪八定之禪。南嶽天台所立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異諸門。其說如此。此明顯而曰以直指禪爲六度禪。則吾所未諳也。雖然空印駁肇公之論不遷。呵圭峯之議初祖。則誠過矣。至其謂圭峯不當以荷澤爲獨紹曹溪。天台門下所論。或多不出於大師之口。此二說者。確論也。

華嚴論疏

或問。肇論已聞命矣。又一居士力詆清涼者。何如。子

謂彼居士惟崇棗栢之論。其詆清凉者。言不當以信解行證。分裂全經。大失經旨。不思經開信住行向地等。其分裂也抑又甚矣。然則佛亦非歟。夫行布圓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必去行布。則圓融何物。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則先後同歸。首尾一貫。無縫無罅。何處覓其分裂也。況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發明大意。莫尚乎論。委曲發明。窮深極微。疏鈔之功。不可思議。二大士者。皆羽翼華嚴之賢聖。不可得而軒輊者也。予嘗有書達居士。居士不答。未知其允否。因記之

評議先賢

予既敘肇論雜華二事或曰先賢不可評議乎予曰非然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昔有是言矣然吾嘗思之三百篇多出於郊野閭閻之歌咏而後人以才華鳴世者不能及六羣比丘聖衆所不齒而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則古人何可輕也空印之評其太過者止在物不遷及圭峯論達磨兩處耳非譏貶清涼者比也吾見有叱辱溫陵者罵詈長水者崇尚天台則盡毀諸家無一可其意者勘妙喜爲未悟者藐中峯爲文字知識者又其甚有謂六祖不及永嘉而遭其挫折一上者是安可以不辨也嗟乎古人往矣今

人猶存。吾何苦爲過去者爭閑氣而取見存者之不悅乎。顧理有當言。不容終嘿者。餘非所恤也。

遊名山不願西方

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峨嵋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西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見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爲愈乎。又不曰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乎。大可歎也。

非理募化

雲棲僧約非理募化者出院。一僧曰。此不足禁。禁之

則缺衆生福田一非理募化雖其人自負過愆而衆生獲破慳捨財之益世僧假佛爲名以營生佛何曾爲此輩出一禁約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非理募化者瞞因昧果施者知之因而退心後遂不施安在其能破慳也佛世有諸弟子自遠遊歸所過聚落望而閉戶問故則畏僧之募化也因以白佛佛乃種種呵責何言其不禁約也愼之哉

妄拈古德機緣一

雲棲僧約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一僧云此不必禁禁之則斷般若緣彼謗法華者地獄罪畢還以謗故

植緣法華況妄拈者非謗乎予曰予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謗法華者出地獄而植善緣孰若信敬法華者不入地獄而即植善緣乎又謂妄拈非謗而不思無知臆談皆名謗大般若是故漫述師言者被黜檢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彼尊師也非謗也錯答一轉語者墮野狐身彼錯也非謗也何二人皆成罪戾古人一問一答皆從眞實了悟中來今人馳騁口頭三昧明眼人前似藥汞之入紅爐妖邪之遇白澤耳若不禁止東豎一拳西下一喝此作一偈彼說一頌如風如狂如戲如謔虛頭熾而實踐亡

予以爲宗門復興。吾以爲佛法大壞也。

妄拈古德機緣 二

僧不悅曰。審如是。古德機緣。更不可開口一評量乎。曰。止禁妄拈。未嘗言不可拈也。一僧同起捲簾。古德云。一得一失。予試評量。得失誰在。僧無語。予曰。昔人有言。十回被師家問。九回答不得。未爲害。但忌無知妄談。則終無升進耳。愼之哉。

直言

前僧欲除募化妄拈二禁。予不允。僧去。又一僧云。雲棲半月直言。逐日直言。適起爭端耳。除直言。乃所以

爲直言也。予謂汝非僧乎。僧宜從佛。而佛制九旬結夏。夏滿之日。名僧自恣日。佛歡喜日。任僧舉過。更無隱諱。故名自恣。雲棲半月直言。據此也。佛喜。而子獨不喜。可乎。律載僧有過。傍僧白佛。佛召本僧。種種呵責。因制爲律。雲棲遂曰直言。據此也。佛容其舉過。而子獨不容。可乎。且世法猶云。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故曰興王賞直諫之臣。聖主立誹謗之木。夫子以知過爲幸。仲由以聞過爲喜。況爲僧修出世法。可不須友以成其德乎。子惡直言。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拒諫飾非。損德敗業。非小失也。愼之哉。

心迹

包孝肅公終日正色。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秦會之亦罕有笑容。一破顏於溪水涸來之對。外貌雖同。而中則天壤矣。神鼎諲禪師門庭高峻。衲子非久參上士。無敢登其門。後之禪和亦有然者。臨濟德山動輒棒喝。如風如雷。後之禪和亦有然者。黃龍妙喜陞座則詬罵諸方。後之禪和亦有然者。其同異何如哉。

僧務外學

儒者之學。以六經論孟等書爲準的。而老莊乃至佛經禁置不學。者業有專攻。其正理也。不足怪也。爲僧

亦然乃不讀佛經而讀儒書讀儒書猶未爲不可又至於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註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弗可挽矣

僧務雜術一

僧又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醫藥師者作女科醫藥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末法之弊極矣或曰百丈大師令司馬頭陀擇地可作五百僧道場者而得溈山是地理家事既而令擇爲山主人得大祐禪師是風鑑家事則何如噫此古聖賢爲傳法利生之大機緣非世人所測識者而百丈

司馬是何等人品。今之術士可以藉口也與哉。

僧務雜術 二

或曰。雜術固非僧務。醫以全生。宜若無礙焉。予謂雜術亂心。則槩所當捨。如其救濟爲懷。則亦萬行之一端。而術倘不精。雖曰全生。反以傷生。則大爲不可。近有僧行灸法者。其法和藥作餅。置艾炷於其上而然之。云治萬病。此不知出自何書。傳自何人。夫切肌而察穴。循穴而入内。灼艾之常法也。隔餅而灸。有痛苦而無功能者也。而師行焉。弟子紹焉。不自知其業之淺且重也。

周梛翁

周梛翁謂予曰。今日釋門須是斫三人頭。懸之藁街。而後佛法始振矣。時某官在坐。問三人爲誰。答曰。其一某。其二某。問其三。直答曰。老兄是也。某官蓋此翁平日所素厚者。問故。則曰。公託名阿練若。而心在含元殿故也。某官不之嗔。作而曰。至言也。此翁以剛直不容於時。至於僧事。亦正氣凜凜若此。可畏也。可敬也。今僧實居阿練若。而有發願。願來生作御史者。可愧死矣。

沸湯施食

有自稱西域沙門作焰口施食法師者其洒淨也不用水燃沸湯于瓶以手擎而洒之著人面不熱人異之請施食者絡繹予以爲此甚不足貴也世之號端公太保者尚能以紅鐵鍊纏束其肢體利鋒刃刺入于咽喉況此沸湯特其小小者耳夫佛制施食本爲餓鬼飲食至口卽成火炭故作甘露水眞言等以滅其熱惱使得清凉柰何其用沸湯也此何佛所說何經所載惑世誣民莫斯爲甚矣或謂其能化沸湯爲冷泉故不必用水審如是則亦能化臭腐以爲沉檀而不必用香矣化黑暗以爲光明而不必用燈矣化

瓦礫以爲棗栗而不必用果矣化草芥以爲牡丹芍藥而不必用花矣化泥土以爲稻麥黍稷而不必用斛食矣今何爲香花燈果斛食一一如常法具辦而獨于酒淨一事則用沸湯乎明理者辨之

肉刑

肉刑起於何時其果聖人之意乎哉或曰尚書言之矣然言之而未詳也抑後世欲威民者爲之也夫炮烙罪人商紂之所以危身也鑿人目剝人面皮吳皓之所以覆國也復有沸油鹽于鼎俎置人于中而烹之者齊楚等君所以終至于滅亡也而謂聖人爲之

乎或又曰其入天且劓周易亦言之矣然易經也非律也卜筮之書也非刑書也所以前民用非所以罰民罪也天且劓象也非眞也且肉刑至漢文帝而始除萬世而下其以文帝爲非乎以文帝爲賢乎如以爲賢則肉刑之非可知矣雖然帝則誠賢矣而有遺恨焉宮刑之未除也嗟乎痛哉難言也業報之循環不可息也何時得見龍華之世也

心意識

講者數輩爭論心意識不決予乃爲稽諸古文殊問經云心者聚義意者憶義識者現知義俱舍論云集

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密嚴經云藏是心執我名意取諸境界爲識如是等說皆小異而大同者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是故教乘中須一一究審不可混淆宗門直指心源則一念不生全體現又何必瑣瑣分別爭論爲也

制心

或問心念紛飛當作何方便予曰佛言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或曰得無類告子之强制其心而不動乎是不然告子之不動心念起即遏遏捺令靜今之制心是制使歸於一處不雜用心則彼是灰心不起

此是用心不二。彼是豁達空。此是思惟修。兩不同途未可並論。一處功成。則隨其所習。百千三昧。靡不具足。故曰。無事不辦。彼之強制。只辦得一味。須定何能有此功德。雖然。此猶是學人初做工夫方便。非爲究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安所云制。又安求所謂處也。或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全是空寂境界。却正同於告子之不動心矣。曰。告子遏捺其心。使之不動。曹溪無心可動。不須遏捺。烏得同。

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

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者見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罷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喻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見生打徹臨終上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

難易

六祖壇經

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硯。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

居山

古云。大隱居廛。小隱居山。遂有甘心汩沒於塵俗者。

不知居塵者混俗和光鬧中得靜有道之士則然非初心所宜也或曰永嘉謂未得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是不許居山也此各有說予讚居山爲汩沒於塵俗者誡也而永嘉所言自是正理出家兒大事未明千里萬里尋師訪道親近知識朝參暮請豈得蒙昧無知作守山鬼乎故知行脚在前居山在後可也則亦不悖乎永嘉之言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

非孟子。子以為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螻蟻蠛蠓。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視。豈惟人與畜殊。彼犬以司夜。有警則吠。若夫牛。即發扃鑽穴。踰墻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本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尚有衆生。

僧畜僮僕

僧有畜僮僕供使令者。夫出家人有弟子可服役。奚以僮僕爲。或曰弟子爲求道而來。非執役人也。噫。夫子之適國也。一則曰冉有僕。一則曰樊遲御。淵明之赴友人召也。一門生二子舁廿籃輿。後世圖而繪之。以爲高致。今出家爲僧。乃寵旁其弟子如富貴家兒。而另以錢買僮僕供爨負薪。張傘執刺。末法之弊。一至是乎。

文文山

文山六歌有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之句。是信有

三世矣。特不知宿業因緣之至也。則聚爲一家。宿業因緣之畢也。則散爲岐路。如鳥宿林。天明而爲東西南北。鳥矣。安保其如故也。文山節義才學。表表百世。而此言乃似七月七日長生殿語。則未嘗留心內典之故也。惜哉。

出家四料簡

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處於族舍。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恒在道。不染世塵者。在家出家者也。處於伽藍。無父母妻子之累。而營營名利。無異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處於俗

舍終身纏縛無一念解脫者在家在家者也處於伽藍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雖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無論矣與其爲出家在家者寧爲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之又下者也

時光不可空過一

世人躭著處不捨晝夜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躭賞翫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躭麴蘖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躭詩賦也長夏惟消一局棋躭博奕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當勤精

進。如救頭然。今出家兒躭麴糵者固少。而前後三事。
或未免焉。將好光陰驀然空過。豈不大可惜哉。

時光不可空過 二

先德示衆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脚得定。忽已過三四十年矣。我等聞此眞懇痛切之語。所當心戰而毛竪者。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爲事業。或奔南走北。言我叅禮名山。或裝塑修造。曰我興崇三寶。或聚衆起會。曰我助揚法化。此雖名色亦皆好事。非上所云賞翫麴糵等比。而其爲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忽已龍鍾衰朽。悔無及矣。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而爵尊。有上賓至留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無兼味。賓大嘆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衆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饗。亦易之明示乎。而僧家雖不宰殺。素饌多品。亦非所宜也。或又難盂蘭盆盡世甘美。以供賢聖。僧者何也。噫。獨不聞貧母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内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李卓吾 一

或問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爲何如人答曰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爲量常道爲憑鎮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爲驚世矯俗之論以自婾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俱肇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爲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爲最初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爲至論一爲妄語何也乃至以秦

皇之暴虐爲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爲大豪傑。以荆軻聶政之殺身爲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纇。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荆釵守義持節爲勉强。而西廂拜月爲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李卓吾二

或曰。子以成敗論人物乎。曰。非然也。夫子記子路不得其死。非不賢子路也。非不愛子路也。行行兼人。有取死之道也。卓吾負子路之勇。又不持齋素而事宰

殺不處山林而遊朝市不潛心內典而著述外書即正首丘吾必以爲倖而免也雖然其所立遺約訓誨徒衆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簡出爲僧者當法也蘇子瞻譏評范增而許以人傑予於卓吾亦云

中庸性道教義

妙喜以中庸性道教配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體貼和合可謂巧妙細究之則一時比擬之權辭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作實法會則不可何也彼以仁義禮智言性豈不清淨然非法身纖塵不立之清淨也彼以事物當然之理言道豈不圓滿然非報

身富有萬德之圓滿也。彼以創制立法化民成俗爲敎，豈無千百億妙用。然一身之妙用，非分身千百億之妙用也。大同而小異，不可以不察也。或曰：仁義禮智，孟子之言也，中庸止言天命而已。予謂至誠能盡其性，而繼之以寬裕溫柔十六字，非仁義禮智而何。故曰：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也。不可不察也。

趙淸獻

公嘗自言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爲也。吾以爲如是之人，乃可學道。後得法於蔣山泉禪師，有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之句，以

如是精誠之心地而祭抑自心其得悟非偶然也若夫身雖歸佛心不合天止是遊戲法門而已

經債

烏鎮利濟寺有僧師徒二人俱稱謹厚託以經懺者日益衆因致饒裕而慳嗇不自享用亦不布施後得疾族人迎歸調治俄而謝世平生積貯盡爲族有十年後現夢於所親曰經懺未完者陰府考校甚急苦不可言人世所傳閃電光中認字讀還信不誣也筆之以誡夫應緣者

淨土壽終

或問第二願云國中天人壽終更無生三惡道者則有生有死特不墮落耳何謂生彼國者皆無量壽曰後不云乎國中天人壽皆無量除其本願願出度生者十疑論亦曰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來此世救苦衆生則悲願行化非此土死生比也

龍舒往生

或問居士臨終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輯大彌陀經不免抄前著後抄後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謂居士於金剛經不用昭明三十二分無論矣亦不依天親無著所定而另爲品第此二失也似於

觀經讀誦大乘往生正因未協而立化者何答此雖有過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眞至切至誠至篤自利利他功德非細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尚有帶業往生者何疑於能舒或其品位不能與上上流則未可知矣

直受菩薩戒

予著戒疏發隱中言必先受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然後受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有講師憤然不平曰何以不教人直受菩薩戒而迂曲如是佛記末法中有魔王混入吾法而壞吾法今其人矣予不答講師

辛其徒理前語欲集諸僧諸宰官居士等設大會而作辯難予亦不答有代予答者曰無以爲也不觀彼所引菩薩善戒經乎經云譬如重樓四級自下而上次第歷然不可躐等受戒亦然經語也無以爲也其人乃止

刑戒

大長者呂叔簡作刑戒鄒南皐先生梓之予跋之茲傳聞一事甚奇某官者素酷暴動輒行笞數十下酸楚之聲震地若罔聞者有道人排闥入直立廳事瞋目而指之某官大怒呼左右極力笞之忽後堂大呌

公子爲鬼擊幾斃其官張皇退堂入內則其子自言若有鬼神巨箠箠我皮破肉爛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被笞人已失所在乃號咷大哭舉身自擲頭面皆損噫彼道人者其天神乎人皆有父母人之子己之子均子也奈何己子如珎他子如草於心安乎又一尊官愛幼子每日令屠者進一猪胃胃瘦則大怒笞責屠者傷重調治兩月乃愈有居家嚴刑以待婢僕亦復如是愚謂刑戒一書當布之四方傳之百世可也

不願西方

或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也乃所願來生著綠袍一妻一妾而處室也此即吾之極樂國也問者嘿然以告予予謂人各有志志在富貴何西方之爲雖然富貴雖非道人美事而亦須修須福以得之倘不修福未必得爲綠袍郎而或作綠衣人也未必配淑女於名門而或納六禮於齊人也猶未也倘有業焉且不得爲綠衣人而或爲金衣公子之流事未可知也且不得納禮於齊人而或依棲於圉人校人庖人事未可知也猶未也倘業重焉金衣或變而爲赤鍱焉事未可知也圉人校人庖人或變而爲阿旁

焉事未可知也悲夫

不願西方二

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亦不不願東方有佛吾往東方西方有佛吾往西方南北上下亦復如是吾何定於西方也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八金剛擡我過東方吾不來四天王擡我過西方吾不去吾何知所謂東西也合而觀之前之一人汨沒於五濁者也此二人者一則隨生一則無生雖然曰隨生未必其眞能作主而不被業牽也曰無生未必其眞得無生法忍而常住寂光也如未能則戲論而

已又未能則大言不慚而已難矣哉

平侍者

平侍者久侍太陽稱有悟入奈何於後首創異議從太陽之塔出其遺體行破腦之慘毒生報虎口死入泥犁則知其悟處不過依稀見解得少爲足而已何有眞悟徹入而反作此太逆不道之事乎哉淺解當悟禍至此極可戒也

四果

紫陽眞人謂四果人奪舍投胎身有敗壞不免離一舍入一舍故其言曰若解降龍并伏虎眞金起屋幾

時枯也。夫初果七返生死。二果名一往來。猶可以胎論。三果已名不來。而四果則見思惑盡。不受後有。三明六通。號阿羅漢。又何用奪舍爲。紫陽仙學。超越倫類。悟眞諸書。多談理性。而爲此言。似於内典未甚精究耳。噫。眞金起屋。特不枯耳。寧思金不度火也與哉

遺教經

世人臨終爲言。以示子孫。謂之遺囑。而子孫執之以作憑據。世守而不變者也。況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之遺囑乎。爲僧者所當朝誦暮習。師授徒傳。終身奉之。而不可一日廢忘者。乃等之以

童蒙之書。置之閑處。不復論究。豈非如來之逆子。佛法之頑民也哉

四十二章經一

四十二章經。譯於騰蘭二師。更無再譯。今世傳二本大同而小異。餘不必論。但其較量設供優劣。藏本則始於凡夫。而終於化其二親。守遂師解本則始於惡人而終於無脩無證者。考其文義。藏本頗爲未安。遂本文義俱暢。藏本又云。飯辟支佛。不如化其二親。何又言飯善人功德最大。既功德爲最。何又云飯善人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前後文義。自相矛盾。又曰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夫辟支佛尚不及二親又何況天地鬼神也而遂師必無自撰佛經之理其本必有所自故知流通藏外者未必無善本而不必全執藏本以爲折衷也予著梵網發隱亦得一本於古寺中與天台疏文符契於藏本反有參差處發隱凡例中已申明之今更爲專憑藏本者告云

四十二章經二

昔有南都僧某者以四十二章經來武林按古例乞諸士夫各書一條勒石予兄時以養親居家書付之踰年有販其本至杭者則別易一題宦名矣又數年

吾兄忽有南通政之命於書肆得前本則復易兄名矣因感歎其事爲詩梓之集中有紗籠事非謬之句予爲兄言僧則誠鄙矣陋矣獨不聞翟公榜門杜客語乎客固不足言而公亦失厚道矣兄謂予子之言是也遂鏟去噫僧何苦不汲汲辦己躬下事奔走貴人之門作閒家具貽笑於時人也嗟夫

五條衣

予初出家時見五條衣皆另作簡便小巧者略按五條大意而已蓋此原名作務衣也今悉照七條二十五條之式雖不失方袍古制而大有不便搭此衣止

可坐禪諷經禮佛何堪執作運勞則五條衣成七條用矣夫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必執及古以爲高則書契既立之後而復爲結繩桌椅既具之後而復爲席地曰吾復古也可乎今世有碗箸矣而食必用鉢又匙不便更叅之以筯尤爲可笑夫鉢存之不忘佛制可也而不必泥之爲日用也

禪門口訣一

大藏有禪門口訣一書中所言類多數息法門而兼之以下視臍輪等語外籤標智者大師而經文下既非大師又非灌頂章安荊溪等諸賢所記不可信也

且大師自有大小止觀正文末後略舉治病一門與此相似蓋防身之小法非學佛之大道也乃高題口訣而借重大師黃冠道流遂據此以印證己法乃曰此大師親口密傳之秘訣也而淺識者便謂佛法盡在乎是則其害大矣豈知禪門亦原無口訣之說乎不得不辯

禪門口訣二

或問禪門信無口訣乎曰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之而百千萬億人天之所共聞也何口訣之有無已則有一焉夫一言二言言簡而義精者斯之謂訣連篇

累牘牽枝而引蔓者非訣也是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金剛經之口訣也惟一乘法無二無三者法華經之口訣也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者華嚴經之口訣也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彌陀經之口訣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者十六觀經之口訣也不此訣之信而信他訣者含璠璵而執碔砆者也

念佛不見悟人

或問參禪得悟者相望於冊念佛得悟者何寥寥其未聞也噫蓋有之矣子未之見也且參禪人得理之後終不嘵嘵以自鳴也龍天推出然後聲振一時而

名垂後世彼曹溪佩黃梅之心印苟不失口於風旛一獵人之守網夫而已清素授兜率密記苟非邂逅於荔枝一叢林之閒老漢而已予何自而知之況實心念佛者志出娑婆精求淨土念念如救頭然即其悟本性之彌陀了惟心之極樂若終身隱而不出予亦烏得而知之也凡上上品生者皆得悟人也往生傳不可不讀

爲僧宜孝父母

有爲僧不孝父母者予深責之或曰出家既已辭親割愛責之則反動其恩愛心矣曰惡是何言也大孝

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古人有作堂奉母者擔母乞食者未嘗以恩愛累也奈何於親割愛矣而締交施主不絕餽遺畜養弟子過於骨肉是無親而有親出一愛而復入一愛也何顚倒乃爾且已受十方供養飽暖安居而坐視父母之饑寒寥落汝安則爲之

雷霆

蘇明允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盡擊此輩也然有時而不測也明允此言欲使爲

惡者懼。而漏網。雷霆之擊者亦衆矣終不能使之懼也。然爲惡受報。蓋亦多途。有生惡疾而死者。有犯刑憲而死者。有遭虎狼而死者。有死於水溺者。有死於火焚者。有死於刀斧者。有死於砒鴆者。有死於墻崩石壓者。其爲報。一也。殺人以梃與刃之類也。豈必其盡擊於雷霆乎。況復有見生受報者。有來生受報者。有身報於陽世者。有魂報於冥司者。毋曰不擊於雷霆。而遽稱漏網也。

眞友

中峯大師警策。有參禪必待師友。敢保工夫一世

休又曰。縱饒達磨與釋迦擬親。早已成窠臼。此醍醐至妙之言也。然不可聞於下士也。執此言。而自用自專。不復知取友之益。則翻成毒藥矣。取友非難。得眞友爲難。飲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善相勸。惡相規者。好友也。開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爲我燈。爲我眼。爲我導師。爲我醫王者。眞善知識友也。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

學貴專精

古人爲學。有三年不窺園者。有閉戶不踰檻外者。有得家書。見平安二字。卽投水不展視者。庶幾乎專精

不二者矣。而爲僧者。學出世法。反以世事亂其心乎。吾輩觀此。當汗顏悚骨。而惕于中矣。

傳燈

傳燈錄。所載諸師。如六代相承。五燈分燄。諸大尊宿。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謂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者是也。豈易言哉。而今人。或得一知半見。或得些少輕安。便自以爲大悟大徹。而無眼長老。又或以東瓜印子印之。一盲衆盲。非徒無益。而有害。可勝悼歟。

劉公眞菩薩人

劉公諱寬其治郡也有過者以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其怒也使婢故以羹汚朝衣公但曰羹爛汝手乎終不怒卽此二事知其眞菩薩人不可企及且今之治民者用格外之嚴刑尚不能折獄蒲鞭而民自化之非大威神力何以至此今御下人小不如意動輒加刑羹汚朝衣反恤之而不責非大慈悲力何以至此臨朝逼迫而乃從容易衣心不動搖非大禪定力何以至此火宅中具如是操畧如是器量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吾輩觀此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續原教論

國初翰林待詔沈士榮居士作續原教論其詳品名儒學佛一篇備舉唐宋諸君子如白香山蘇內翰以至裴丞相楊大年等諸公禪學淺深最爲精覈其言曰卽裴楊諸公不云無悟入而保養受持則未可知也豈有身居名利之塲又非果位菩薩而能無細惑流注者哉遊戲法門者固不必論矣我輩身爲出家兒者試靜思之

三賢女

內人在道稱賢者吾目擊三人焉一曰出家尼嚴姓者清修苦行終身不干謁富貴家一在家趙姓者手

書華嚴經八十一卷。一在家朱姓者。勸其夫休罷漁業投身水中。夫末法僧尼。多遊族姓。苦行終身。誰似嚴者。募化書經。或昧因果。自力自書。誰似趙者。爲救衆生。不顧身命。終化其夫。誰似朱者。吾謂此三內人。三丈夫也。三大丈夫也。

施食師

𦦨口施食。啓教於阿難。蓋瑜伽部攝也。瑜伽大興於唐之金剛智廣大不空二師。能役使鬼神。移易山海。威神之力。不可思議。數傳之後。無能嗣之者。所存但施食一法而已。手結印。口誦咒。心作觀。三業相應之

謂瑜伽其事非易易也。今印咒未必精。而況觀力乎。則不相應矣。不相應。則不惟不能利生。而亦或反至害己。昨山中一方外僧病已篤。是晚外正施食。謂看病者言。有鬼挈我同出就食。辭不往。俄復來云。法師不誠。吾輩空返。必有以報之。於是牽我臂偕行。衆持撓鉤套索云。欲拽此法師下地。我大怖。失聲呼救。一時散去。越數日。僧死。蓋未死前已與諸鬼為伍矣。向非驚叫臺上。師危乎哉。不惟是耳。一僧不誠。被鬼舁至河中。欲沉之。一僧失鎖衣篋。心存匙鑰。諸鬼見飯上皆鐵片。遂不得食。一僧晒氈衣未收。值天雨。心念

此衣。諸鬼見飯上皆獸毛。遂不得食。各受顯報。又一人入冥。見黑房中有僧數百。肌體瘦削。顏色憔悴。似憂苦不堪之狀。問之。則皆施食師也。施食非易易事也。信夫。

講法師

或謂講法師有化物之功。無交鬼神之責。其寡過矣乎。曰殆有甚焉。施食一法耳。一法猶易精。經論繁多。一一而欲精之。亦難矣。故古人業有專攻。如恭法華。善華嚴之類是也。今則無經不說。無論不宣。其果超越於先哲乎。遂有師承無自。而臆見自用者。有好為

新說而妄議前賢者有畧加銷釋而全無發揮者皆未免於過也必其精研有素博學無方惟以明道為懷不圖利養於己庶幾有功而無過耳或又謂智者云為利弘經亦恒有菩薩之名者何也噫此為具菩薩之大悲而未臻菩薩之實行者言也非為貪利者言也不察此意幾許悞哉

一蹉百蹉

古云今生若不修一蹉是百蹉一之至百何蹉之多直至於是經言離惡道得人身難得人身逢佛法難然而逢念佛法門信受為尤難也如經所言蟻子自

七佛以來。未脫蟻身。安知何日得人身。又何日逢佛法。又何日逢念佛法門。而信受也。何止百蹉。蓋千蹉萬蹉。而無窮也。傷哉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晏。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旣其當然。則何爲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爲非也。雖然旱災而小霑水災而少霽。已彘肩羊肘高懸市井矣。又杭俗祈禱觀音大士。必請至海會寺。而滿城宰殺。誠意何在。深可怪歎。倘其時時戒殺。戶戶持齋。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

穰海宇清寧。蕩天無懷之風。再見于今日矣。奈何習俗相沿。不可救也。哀哉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蟣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養蠶也。孶生六畜也。爲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翫。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方閑

吾杭有曾姓者。忘其名。人以其面痲也。稱曾痲子。中

年謂其子曰吾婚嫁事畢爾曹亦能自立矣吾將求閑於是備棺槨凡魂轎明旌鼓樂皆悉營辦諸子哀絰執杖引棺已肩輿隨後至西湖之別墅置棺中庭遣諸子歸榜其門曰今日方閑至死不入城郭嗚呼亦達矣夫俗士具有家緣其忙宜也脫忙而曰今日方閑出家者本閑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名終日營營而不知休息者當榜曰今日方忙可也

入胎

經言入胎皆在十月之先而世間傳聞者皆臨產之時死彼生此有供僧山中者忽見僧直入內室俄報

坐草生子。急往山中探之。則僧已入滅矣。與經言不合何也。蓋入胎於十月之先者。其常。而臨產入胎者。千萬中之一二也。世人惟見一二。而不見千萬故也然早入胎。不見現形者。何也。或臨產入者。能現而早入。不能現也。經無明文。不敢妄為之說。衆生入胎不可思議。以俟夫天眼聖人決焉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慎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剎。二曰流通大教。三曰獎掖緇流。曷言乎慎也。護剎者。梵剎果爾原

屬寺産豪强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邑籍則疑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爲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冤業藪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刹爲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固等視衆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刹卽廣踰千頃高凌九霄栴檀爲材珠玉爲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果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嘆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胸臆偏見過爲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悞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二也護僧

若其僧果爾真參真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綿纊錦綉。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慎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儒者闢佛

儒者。闢佛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槩論也。儒有三。有誠實之儒。有偏僻之儒。有超脫之儒。誠實儒者。於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為主。所務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即佛談出世法。

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於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晦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詖謬之談。窮毀極詆。而不知其爲非。張無盡所謂聞佛似寇仇。見僧如蛇蠍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闢。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眞儒也。雖然。又有遊戲法門。而實無歸敬。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眞儒也。具眼者辨

居士搭衣

圓頂方袍。則知三衣僧服也。髮其首而僧其衣。非制矣。古人謂反有罪愆。而著爲成訓。世人不察。僧亦不

言可嘆也。予少時見昭慶戒壇。受優婆塞。優婆夷戒者。咸着三衣。蓋沿習爲風。而不知其非也。此非在家者之過。出家僧不以明告。而惟順人情。以致此也。故表而出之

宿命

世有偶知宿命者。非必得道者之宿命通也。古今蓋屢有之。總戎楊君爲予言。亡兒年十三四時。忽作北人語云。平日只管道南方好。南方好。展兩手云。今生此處來得好。來得好。問之。則曰。我山東某處紅廟僧也。老總戎以爲妖。欲撲殺之。遂不敢言。踰年而卒。昔

靈樹世世爲僧不失通雲門三生爲國王因不知宿命豈雲門之賢不及今人乎故曰偶爾不昧非通也今爲僧念念在世法中入胎出胎安能更記憶前事求生西方自應汲汲矣

龍眼

宗伯陸公壽九十七而嗜龍眼龍眼遂價貴一方又吾鄉一老叟壽踰宗伯六載而嗜蒸豚一老母一嗜米飲一嗜川椒壽俱九十以上旁觀者復效法之又一老人淸晨服蜜湯一杯倘其永壽而諸蜂之食矣嗟乎攝生雖君子所不廢而死生有命聖讚洋洋故

夫子僅登古希。豈其養生之無物。顏淵早夭。三十將無。簞食以傷生。而有耄耋期頤負販於道路者。曾饘粥之。不繼者也。則知宗伯以積德延壽。龍眼何與焉又況乎。金仙氏之長生也

燒煉

或問燒煉之誑騙。莫不知之。而恒中之者。何也。先聖有言。智者不惑。中丹客者。智不足也。雖然世人不足責。出家僧亦有惑之者。爲可嘆也。夫世人以財爲命。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雖帝者亦惑於方士之說矣。故在俗家。宜受其惑。而出家者。不憶佛言乎。白毫相中。

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分光明周給末法弟子尚不能盡而奚事燒煉蘇城一老僧為興殿故日誦法華七卷佛號萬聲祈丹事早成者屢被誆騙而不退悔曰退悔則眞仙不可致坐是宿志不回初誠愈確而卒無一成夫為興佛殿故雖屬好心然此殿非一二萬金不可望丹成以舉事亦左矣噫以求丹之心求道以養丹客之費供事天下善知識以鼎新佛殿之精誠返照曠大劫來之天眞佛以七卷法華萬聲佛號之勤苦回向西方則不立一椽建刹已竟而乃用心於心不可成之役盡敬於必不可信之人惜哉

南嶽誓願文

大藏有南嶽禪師立誓願文。末後言願先得丹。而後得道。蓋欲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而現世之中。便得成果。不待他生。南嶽應化聖賢。若果出其口。必自有故。非凡近所測。若後人所增。則不可信。下士觀此。或起異見。是願文悞之也。神鸞焚仙經而脩觀經。南嶽脩丹道以求佛道。何兩不相合。如是彼南嶽止觀。於起信論增一惡字。而曰具足一切善惡。此必非南嶽之意。而後人爲之者。惡字可增。今文何可遽信。其亦禪門口訣之類也夫。